曾文正公奏稿

曾文正公奏稿

卷之二十七目錄

欽奉 諭旨覆陳軍情摺 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何桂珍等請 予謚片

補陳甯國涇縣保案摺 同治四年二月十四日

報收輪船經費撥解銀兩摺 仝日

江甯暫緩開關查案另籌辦貢摺 二月二十七日

通籌滇黔大局摺 三月十五日

密陳鮑超不能出剿關外片

覆陳劉銘傳等軍赴防摺 四月十八日

袁甲三請復建臨淮專祠摺 仝日

疊奉 諭旨覆陳摺 五月初一日

陳明霆營餉絀情形片

遵 旨赴山東剿賊陳明萬難迅速情形摺 五月初九日

謹陳籌辦情形并請收回 成命摺 五月十三日

調李鶴章辦理營務片

交卸督篆帶兵出省日期摺 五月二十四日

裁撤湖南東征局片

皖軍被困派兵援剿摺 閏五月十一日

再請收回節制三省 成命片

欽奉　諭旨覆陳近日軍情摺 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奏為欽奉疊次

諭旨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月以來疊奉十一月二十六二十七日十二月初

九十五等日

寄諭飭令劉連捷劉銘傳等迅赴豫省歸僧格林沁調遣鮑超

迅赴甘肅新疆飭臣與各省督撫酌撥協餉等因臣反復籌維

思所以助剿中原經營西北之道謹就愚慮所及為我

皇上分條陳之

一剿辦捻匪宜用淮勇並宜用船運火器至周家口一帶也查

捻匪出沒無定馬隊頗多楚軍不慣麵食不善馳騁於勦捻難
期得力惟李鴻章所部淮勇居址相近熟悉捻匪行徑足以制
其死命　臣於辛酉年初招淮勇時曾以勦捻相期諸將亦毅然
自任此次
諭旨飭劉銘傳等赴豫維時李鴻章尚在金陵　臣與之面商李
鴻章以淮勇勦捻人地相宜義無可辭惟稱劉銘傳等所用洋
礮軍火最爲笨重須由水路運送路遙河涸目下不能達豫等
語該撫回至蘇州又將此情切實具奏矣　臣查蘇軍赴豫不特
洋鎗炸礮宜由水路運送卽子藥米糧亦須多備船隻源源濟
運河南水次以周家口爲都會自揚州洪澤臨淮潁州以達於

周家口計程三千餘里冬春水涸挽運極艱似若嫌其迂緩然淮勇所長全在火器須俟淮潁水漲將軍火米糧運足然後用其所長蓋鷙猛進無饋運不繼之患周家口距汴梁最近亦無驅賊北竄之患

一西路軍務宜并力先清甘肅再及關外臣處餉項日絀不能協濟鮑軍也新疆回氛甚熾本宜及早撲滅惟甯夏淪陷階州未復秦隴戒嚴甘肅兵單餉絀軍無固志內地之根本未穩焉能揚威塞外似須將嘉峪關以內一律掃蕩方能大舉出關鮑超摺奉

恩旨飭思回籍募勇立功西域以圖報稱頃據該提督函商臣

處詢問出關事宜並請將現統之楚軍全數帶赴新疆臣詳細函復言楚勇雖甘太遠不服水土不如川勇相距較近曾在新疆著有成效由江西帶去舊部以六千人為率由四川續添新軍以四千人為率若再多則籌餉不易轉運尤難且還蜀募勇不宜用川東之人宜用川北保甯龍安兩府之人由龍安而至甘肅之階州古所稱陰平道也由保甯昭化而至階州近日水陸通行之道也保龍二府兵勇與甘肅風氣不甚相遠若兩湖兵勇帶至階州倘其不服水土卽須酌量遣回換募川勇乃可率之出關各等語函復去後旋接鮑超來文擬帶舊部八千三百人西征並由沈葆楨據咨代奏奏聞閩中賊勢猖獗江西官

紳頗欲留營全軍先清閩匪以臣愚見鮑超目下回籍葬親所部全軍儘可暫留江西防剿閩匪待數月假滿以後鮑超一面由夔府馳赴川北另募新勇大加訓練宋國永一面由江西馳赴川東管帶舊部續行入甘兩者均不致遲誤至

諭旨令臣與各省督撫協撥鮑軍之餉臣處兵勇倘多餉項奇絀實無餘力協撥關外巨餉伏乞

聖鑒

一餉源日匱必須多撤楚勇也臣處向來募兵約計入款出款不甚懸絕故積欠雖多尚未譁潰自元年克復沿江十餘城籌金陵之圍師增南北之游兵置各城之戍卒陸續添至十萬人

於是入不敷出爲數甚鉅今春減去江西釐金之半臣遂若旁
皇失措幸蒙
聖恩飭總理衙門撥銀五十萬兩前後共收到四十餘萬實出
意想之外臣今年所幸免決裂者全賴此巨款彌縫其間今則
輪船經費業經用罄江西廣東之釐金業經歸還該省湖南東
征局之半釐除酉清期票欠餉外明年亦將裁撤入款日見其
隘而出款不見其減反覺其增如蔣凝學請領赴甘途費銀四
萬兩楊岳斌請協募勇經費一萬兩金陵科場及浚河修城共
銀十餘萬兩皆係決不可省之項臣再四籌思舍裁勇別無節
餉之法秋冬之間臣處已撤勇三萬明歲當續裁二萬餘人金

陵守兵當裁去七千人皖南朱品隆唐義訓兩軍亦應次第裁遣皖北劉連捷朱南桂朱洪章三軍前因行糧無措未遽赴楚旋接官文兩次來咨以楚境漸次肅清飭令該軍無須前往現在金陵安謐劉連捷患病甚深應即先撤該軍而朱南桂等二軍亦在裁撤之列除韋志俊洪容海古隆賢陳炳文諸降將另謀安插外其餘總以多撤爲貴騰出有用之餉不特足供留防之勇亦可解濟西征之軍且數萬之衆早散早遣尚恐不免於後患豈可聽其安閑長聚致貽無窮之累臣素非畏事之徒近年統勇過多惴惴焉若不克終日者故薄立功績不敢自喜但求遣散各勇不生他變庶免於咎戾以上各條謹就近日軍情

諭旨再三訓飭者縷晰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何桂珍等請　予謚片　同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再臣欽奉八月二十一日

寄諭李元度一員本日又催令左宗棠迅即查覆俟覆奏到日再降諭旨江忠源已屢次加恩於朝廷報功之典亦尚允當此次該大臣所請與何桂珍劉騰鴻畢金科等三員應如何一併加恩之處即著該大臣查明具奏等因欽此除李元度之案業經續奏

諭旨交部定擬江忠源之續本年又蒙

特恩賞給三等輕車都尉世職未敢再乞

恩施外惟原任安徽甯池太廣道何桂珍以道員率三百人責

以救援廬江遂至鐫職其在軍備嘗艱苦挫折萬端讚厲世所罕聞遽殞於叛人之手臣至今猶憫其冤補用直隸州知州道員例議卹劉騰鴻銳志討賊幾與羅澤南李續賓齊名所部千餘人由鄂援江無堅不破江西大難因此而解其攻瑞州中礮洞臀齎志云殂遠近悼惜候補游擊署南陽沅鎮都司畢金科當世驍將七年正月景德鎮之役實因餉絀而冒險求戰輕兵深入失此將材之三人者荷蒙

先皇帝卹贈有差忠勇邁倫死事甚烈深恐積久弗彰合無籲懇

天恩將何桂珍劉騰鴻畢金科等三員各予
賜諡以表忠藎而示來茲謹附片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補陳甯國涇縣保案摺 同治四年二月十四日

奏為易開俊劉松山兩軍堅守甯國涇縣各城出力員弁懇
恩獎敘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總兵易開俊劉松山接統張運蘭舊部老湘營六千餘人分駐甯國府涇縣兩城自同治元年閏八月起至二年五月止大疫之後苦戰苦守經 臣 屢次具奏在案其時李秀城李世賢等偽王圍甯國者於雨花臺黃文金楊輔清等偽王外則圍鮑超於青弋江高祖山等處內則圍易開俊劉松山於甯涇兩城 臣 既將危險情形屢晰具奏并稱 臣 力不足任此艱鉅疊請大臣來南會辦厥後三處次第解圍奏請優加獎敘蒙

恩允准曾國荃一軍　臣　於二年四月間開單請獎鮑超一軍於
二年五月間開單請獎惟易開俊劉松山兩軍尚未奏獎三年
冬因皖南肅清一案行令各軍開單稟保以爲凱撤之地茲據
易開俊自壽州來謁面稱該兩軍於元年秋冬營守甯國之役
業經奏
旨准保尚未出奏　臣　始悟前案漏未陳奏之失因飭取元年秋
冬守城出力各員擬保升階請繕清單仰懇
天恩俯准所請以昭激勸其把總外委兩項照舊咨部核辦　臣
於應奏之案久未陳奏實屬異常疏忽相應請
旨將　臣　交部議處所有易開俊劉松山兩軍出力員弁查案請

獎緣由理合由驛專摺補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再該兩軍於二年三年屢有戰勝克城奏明准

保之案咨俟彙入皖南肅清案內續行具奏合併聲明謹

奏

報收輪船經費撥解銀兩摺　同治四年二月十四日

奏爲奉撥輪船經費全數解清恭摺奏報仰祈
聖鑒事竊自上年三月閒以金陵功在垂成餉需短絀總理各
國事務衙門奏奉
諭旨該衙門總稅務司赫德所呈上年奉撥輪船回國經費等項銀五十萬有奇如果均係實存卽全數撥歸曾國藩軍營充餉又據聲稱此項內有二十萬兩零本屬現存有指之款著李鴻章查明先行儘數撥解曾國藩軍營該大臣亦可暫時以資散放等因欽此遵經宣示軍中莫不仰賴
皇仁同聲欽感旋卽咨會江蘇撫臣李鴻章飭據代理江海關

道應賫時轉據總稅務司赫德於四月初十二十一等日解交銀二十萬八千三百三十四兩九分又於海關原撥之五萬兩內先行籌解銀三萬兩迫丁日昌接署關道後諗知此項銀兩係急不可緩之需節次催令該總稅務司等陸續措繳乃赫德來函所欠洋銀十九萬餘元已由香港寄回英國李泰國收用有能否匯還尚未可知等語續經函商赫德馳書英國設法諭催始於九十兩月將前項洋銀寄還遞解計自四月起截至十二月初止粵關各關解款及補解應賫時任內海關撥存之二萬兩共解到銀四十六萬八千三百一兩三錢八分四釐均分批起營投納仍將各關欠繳若干李泰國欠繳若干逐一清查

又據赫德匯交銀四萬三千二百十七兩二錢四分八釐統計
先後解過規平銀五十一萬一千五百十八兩六錢三分一釐
合庫平銀四十六萬六千七百十四兩八分核與五十萬有奇
之數相符據該關道丁日昌開摺稟報前來臣查上年四五月
閒臣營餉項奇絀束手無策厥後金陵告克大功麤成即飭鮑超
赴援江西師行無滯全賴此項經費保全危局鼓舞軍心該關
道及總稅務司籌於數月之閒催繳齊全絕無絲毫帶欠固屬
竭力經營仰副
朝廷軫恤戎行之意而業經寄回英國之銀竟能於數萬里外
如數匯還足見

天威遠播震懾重洋亦普天臣民可爲慶慰之機除彙入軍需項下報部外所有輪船經費全數解清緣由理合專摺具奏伏

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江甯暫緩開關查案另籌辦貢摺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奏為酌度江甯現在情形應暫緩開關請

旨飭查成案籌款辦貢仰祈

聖鑒事竊江甯城外向設兩關曰龍江曰西新例由織造兼司榷務并徵城門進出貨稅每年額徵龍江工關稅銀釐銅斤水腳銀五萬七千六百七兩零奇餘銀五萬五千兩西新戶關稅銀釐銅斤水腳銀四萬一千三百七十六兩零奇餘銀三萬三千兩共徵正餘銀十八萬六千九百八十三兩有奇除開支關署應銷各款外照例將所徵銀兩按兩季解京自咸豐三年江甯城陷織造退處江北計兩關停徵稅課十有二年逮同治元

年五月曾國荃駐軍雨花臺楊岳斌彭玉麟水師分布江面二
年攻克九洑洲上下游貨物漸通乃在距城西南數十里之大
勝關設卡抽釐爲湊發各營軍餉之用上年六月江甯克復後
十一月舉行鄉試商民稍稍安集又在城中添辦門釐專給上
江兩縣耕牛籽種之用他事不准動用分毫凡此兩處釐金之
所收即昔年兩關稅課之所出也然地方元氣過傷商民疲困
城中試辦一月旋即改爲半釐月僅收錢一千餘串大勝關尚
能月收錢三四千串至正月則收數較少不過收錢一千五百
餘串若遽撤卡設關斷不能足額徵之數相去懸遠加以衙署
多所開銷胥吏從而苛索幷恐所徵不敵釐卡之數臣
查上年

杭州北新等關開辦之後徵解寔屬經左宗棠專摺奏停仰蒙
俞允江甯蹂躪日久其凋敝較杭州爲尤甚而城門進出皆須
收稅更恐商民聞風裹足有礙於招集流亡之政應請援照浙
省奏案暫無庸開關徵稅俟城市復業各路商賈偕來由臣體
察情形再行奏請設關以復舊制至織造衙門年例額辦
上用官用緞匹及各項活計工料軍興以來久經停運目下省
城既復縱機戶星散不及如常開織而本年乙丑大運亦應由
織造松瑞按照部派數目量爲採買運解以應
宮府至急之需而盡職分當爲之事惟此項經費現據松瑞請
向藩庫籌撥無如藩署文卷全失臣處又無案可稽及考之曾

典事例亦僅載一條云江甯織辦緞紗照杭州之例每年於藩
庫現存銀內先支二萬兩餘俟派文到日找給等語臣擬即令
藩司萬啟琛遵會典所載撥銀二萬解交松瑞先行購辦而所
辦年貢共需用銀若干向由何款撥解相應請
旨敕下戶部內務府查明成案具奏行文到臣遵照酌核辦理
其織造及所屬各員養廉薪費并書吏匠役紙張飯食等項亦
宜妥籌津貼擬并照浙江奏定章程另由釐金項下按月提銀
一千兩歸該織造支用自行彙案題銷以資辦公而重款項所
有江甯請緩開關查案另籌辦貢緣由理合繕摺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通籌滇黔大局摺　同治四年三月十五日

奏爲遵

旨通籌滇黔大局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二月二十

六日奉

上諭滇黔慘遭蹂躪十有餘年誰非朝廷赤子豈忍坐視其顛

危而不一拯救惟以東南未盡蕩平西北尤關緊要是以徵兵

籌餉不得不先淸腹地再顧邊陲茲幸江浙肅淸東南底定張

亮基身任黔撫自不得不爲滇黔籌畫曾國藩等前奏遣撤楚

勇能否派員酌帶赴黔交張亮基調遣及各省釐金能否酌量

先為分撥若干以資接濟之處著曾國藩李鴻章妥為區畫等
因欽此又奉三月初四日
上諭此時滇中軍務未平紀綱廢弛非有督撫大員帶兵入滇
相機剿撫不足挽回全局林鴻年現擬進紮昭東保全完善以
期節節前進第餉項支絀遲後敗前仍恐於事無益官文曾國
藩等素顧大局務當與吳昌壽李瀚章等各就本省情形於撥
解西征餉銀外每月可以協解滇餉若干酌定數目迅速奏明
辦理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廑念民瘼綏靖邊徼之至意臣查滇省於天下為最邊黔
省於天下為最貧當此事局糜爛之餘實有鞭長莫及之勢然

聖主紹承大統雖在新疆萬里之外猶且尺土在所必爭一民在所必救況滇黔向屬內地豈得不力圖遠略規復舊基自古行軍之道不一而進兵必有根本之地籌餉必有責成之人故言謀江南者必以上游為根本謀西域者必以關內為根本理有固然古今不易 臣愚竊謂謀滇當以蜀為根本即以籌餉責之四川總督謀黔當以湘為根本即以籌餉責之湖南巡撫蜀之南多與滇鄰湘之西多與黔鄰進剿即所以自防勢有不得已者義亦不得而辭惟既令其專謀一方則不能兼顧他省試就湖南論之近年西剿貴州東防江西本省之兵為數不少而又有東征一局以巨款解濟皖吳此外又有滇捐之局黔捐之

局江西捐局浙江捐局各處之籌餉愈多則本省之進款愈少斷不能大有所爲上年惲世臨派周洪印戈鑑等進剿貴州連克古州都江上江天柱四城黔民已有來蘇之望當時若能乘勢進取北剿鎮遠南攻都勻即可與貴陽省城通氣勞崇光等亦不至坐困若此因湖南餉項無幾惲世臨不敢募勇添營大舉深入致負黔人之望今

皇上慨然遠慮思出黔民於水火飭臣與李鴻章妥爲區畫新任撫臣李瀚章本在臣營六年之久又係李鴻章之胞兄金陵回湘之將蘇軍得力之員多與李瀚章相知相信若令選將練兵專圖黔事必可次第奏功但東征局既裁之後只能酌添本

省之釐以濟平黔之餉不能多供甘肅更不能分濟雲南謀一則情專餉分則力薄此謀黔之一說也又就四川論之近年甘肅清本省協濟外省亦已悉索敝賦杼軸久空成都去滇省近三千里萬山叢雜兵多則糧運極艱兵少則回匪難制即竭蜀力以圖雲南尚恐無濟又况川北之保甯龍安須以重兵防甘肅之賊川南之酉陽瀘州須以重兵防貴州之賊其勢不能專事滇境而盡棄他處然滇省孤懸南徼惟四川相距稍近昭通東川二府康熙以前本隸四川雍正年間始隸雲南

皇上不忍棄滇民於化外舍蜀別無下手之方倘使四川督臣能兼督辦滇省軍務之銜或竟赴敘州駐紮半年調度一切每

月專解滇餉四五萬撫臣林鴻年進紮昭東庶幾有恃無恐而
文武兵勇之相從入滇者去其有往無歸之懼乃可鼓其立功
殺賊之心數月之後果能於昭東立定腳跟修明政事滇民感
天子之不棄遐陬信撫臣之足資保障相率來歸共圖剿回之
法然後開銅廠以興鼓鑄造戰船以利轉運或可挽回全局此
又謀滇之一說也臣亦知湘蜀兩省物力有限然非湖南節節
進剿則守黔省者將因援盡而終陷非四川月月餽運則進昭
通者將因糧絕而仍退後此愈難措手矣張亮基欲徵兵於蘇
皖林鴻年欲分餉於長沙其用心良苦而其成效難期倘蒙
皇上俯采臣言以黔事責之湘撫以滇事責之川督則甘肅之

飭催賚成江蘇江西浙江湖北四省臣等均不敢有所推諉所

有遵

旨通籌濵黔軍務縁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覆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密陳鮑超不能出剿關外片 同治四年三月十五日

再密陳者提督鮑超隨　臣有年戰功最偉行軍所至之地賊甚憚之惟性頗嗜利部下將弁相習成風往往搜取降人財物剋扣勇丁口糧而莫之禁　臣時加規戒乃以統軍太多良莠雜出驟難整頓營規本年二月初七日赴甘各營暫紮江省城河以西竟因索餉鼓譟幾至激成事變幸總兵宋國永向爲衆所推服再三宛轉開導又得撫　臣沈葆楨續發餉銀十九萬餘金共供支六箇月兵心乃定查此次鮑超統率該軍徑入新疆大漠苦寒艱險異常雖有名將深得軍心平日信之如金石愛之如父兄者至塞外亦恐攜貳思歸鮑超威嚴有餘恩信不足本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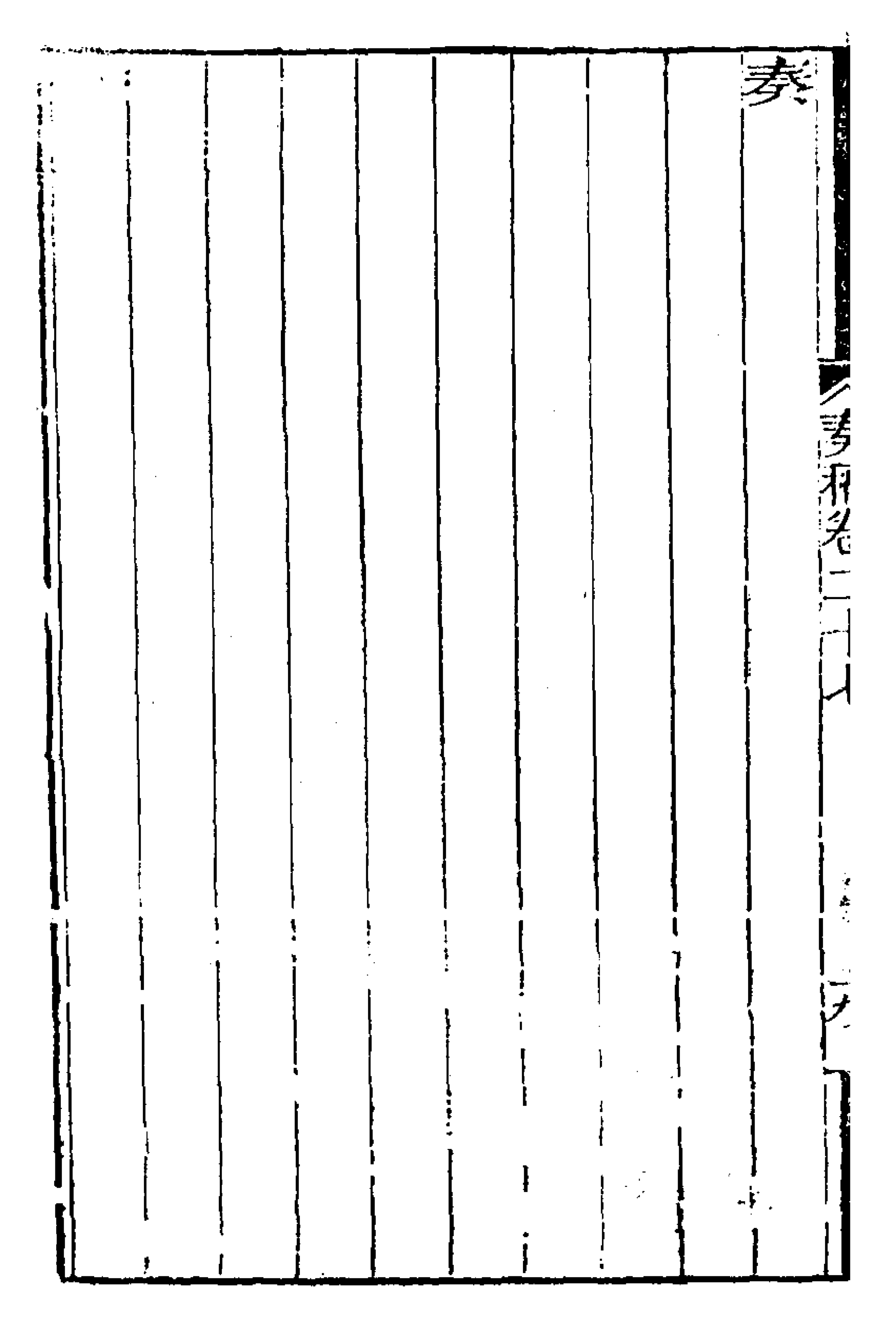
甚爭於部曲偷出關後離怨潰散必見輕於回衆一有挫失則
叛回大熾全局震動後人更視關外爲畏途矣且行軍貴顧根
本貴取遠勢昔年向榮和春等進攻金陵惟不能取上游之勢
以爲根本卒至覆敗幾誤東南全局今若甘肅未平而遠謀新
疆後路之根本不穩不惟難期急效又將更長寇氛求速而反
遲求揚威而反損
國威上年十二月 臣 所爲奏請先清嘉峪關以內乃能出塞者
正爲此也鮑超之功自咸豐四年以至九年屢破大敵頗受重
傷姑不復論即自十年以後 臣 與鮑超四面爲賊所困全賴鮑
軍左右與敵縱橫苦戰危而復安如青陽之堅城濤頭之悍賊

東壩之要地皆該軍獨任其難而辛酉甲子二年兩次肅清江西勛勞尤著臣豈忍忘其大功而摘其小過惟該短識淺衆心不固實非獨當一面之才若令出塞僨事不特鮑超身名俱裂而

天威一挫亦難遽圖再振惟有仰懇

聖明垂鑒飭令鮑超隨同都興阿楊岳斌先剿甘省俾內地全數底定一塵不驚再行大舉出關每月非確有三十萬之餉猶不宜輕於一發不獨鮑超一軍爲然古來有事塞外者未有不慎於始謀者也理合附片密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覆奏劉銘傳等軍赴防摺 同治四年四月十六日

奏為欽奉疊次

諭旨恭摺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 接奉本年四月初二日

寄諭江南派往淮揚之張樹珊吳毓芬兩軍 幷歐陽利見所帶礮船及疊諭派防江北之兵著曾國藩李鴻章飭令速赴江北幷嚴飭黃翼升礮船星夜前赴裹下河一帶不准片刻遲延等因又奉初四日

寄諭歐陽利見於三月二十二日起程到淮 必速張樹聲張樹珊等軍何以尚未起程著曾國藩李鴻章飛催赴援以厚兵力

劉銘傳一軍已據曾國藩奏稱調赴邳宿著即嚴催前進如再敢觀望不前致賊蹤日肆滋蔓即將該提督從重參處昨據彭玉麟奏力辭署理漕督已有旨俯如所請該員現仍以兵部侍郎總統水師著即迅撥輕利礮船數十號前赴淸淮一帶遏防如能親自統帶前來會同吳棠辦理剿匪事宜更資得力等因欽此查裏下河以淸淮爲屏蔽又以揚州爲後路臣於三月二十七日巡歷江面先至鎭江對岸查勘淮揚移檥之地旋至揚州察看各營布置之法揚防向有萬餘人此次吳毓芬部下僅有二千人尙嫌力薄自不可輕此要郡更移他處因催張樹珊統帶樹字六營護軍一營於四月初一日由鎭江拔隊起程臣

亦於初三日由揚州回省檄令黃翼升帶張光泰等營於初五日馳赴清江仍由江甯藩庫解銀一萬海州分司解銀二萬接濟吳棠餉需稍固軍心旋准吳棠先後來函歐陽利見於初一日到清江浦防所張樹珊張光泰均於初六日到防張樹聲自蘇州啟行於初八日到防黃翼升於初十日到防援軍四集裏下河一帶當可無虞劉銘傳周盛波統兵萬餘自六安拔營程途較遠軍火笨重據報初六七八等日分起就道至十二日全隊成行計日內亦將到邳宿等處矣兵部侍郎臣彭玉麟於未

奉

諭旨飭撥礮船之先已派定海鎮總兵喻俊明管帶水師前往

清江協同防剿俯賊勢趨重下游擬親統所部兼程赴援正與
聖謨不謀而合目下捻氛所至又在鄖城西北似東路漸鬆而
西路喫緊臣當會商吳棠李鴻章飭令黃翼升張樹聲等力固
東防劉銘傳周盛波等嚴扼西境各專責成與北路僧格林
沁大軍共收夾擊之效所有欽奉
諭旨恭摺由驛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袁甲三請復建臨淮專祠摺 同治四年四月十六日

奏爲鳳陽紳民籲懇建復故漕督袁甲三臨淮專祠據情陳奏

仰祈

聖鑒事竊據安徽布政司詳據鳳陽府屬各紳民知府田端書

等聯名稟稱罰不辟賢

朝廷之大法恩不忍釋士庶之公心本徽纇志晦之文春秋不

寬於責備永服教畏神之祀俎豆雖已於追崇伏讀同治三年

三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前任漕運總督袁甲三准在臨淮地方建立專祠

天語遥頒人情備暢當事採輿論以入告澤隨淮水俱長

聖人錄舊績以
加恩祠繼陳州再建民爭趨役正期不日告成過或因人忽更
自
天降譴旋於七月初六日奉
上諭前次降旨准將該故漕督在臨淮建祠之處著即撤銷仰
見
聖明一無私照功過兩不相妨惟是
朝有典章既明示勸懲之義人懷威德究難忘崇報之情謨隆
沔水之祠不爲街亭而追毀唐仆魏徵之碣未逾貞觀而重興
竊思裴前漕督以德意感人以忠誠報

國淸廉兩字雖悍夫亦信其生平勤苦十年至臨危不辭夫艱
鉅識齒屯於細柳誰忘保障之勞殘餘蔭於甘棠猶見拊循之
惠即壽州紳練一案辦理誠有不善然而用人之過何至遽敗
其身名雖在與難之家亦可共明其心跡況乎倖邀
寬典九原早銜
聖主之恩若竟重撤明禋一舊恐掩終身之德現在淮安府專
祠業經後任漕督具疏奏請奉
旨准建其西至廬六東至淮揚遺愛在民願爲建祠私致崇敬
者不可勝數環乞再懇
天恩垂念下情仍申前

旨免其撤銷等情於三年十月具詳到臣臣與撫臣喬松年正函商核奏間又據該故漕督之子袁保恆呈稱伊父自咸豐九年再督皖軍克復鳳陽各城關後連年兵餉兩絀髮捻交訌於事會萬難之際堅忍辱負重之心歷盡艱危卒全大局至今父老謳思舊德積久不忘情願納還本身官職抵銷先人處分仍准臨淮建祠以慰紳民之望等情呈請代奏前來臣查已故漕督袁甲三統兵多年久駐臨淮先經奉

旨建祠旋有因案撤銷之

命一予一奪悉本大公豈容臣下再有瀆請第念臨淮當南北衝要而餉尤奇絀該故漕督卒以二萬餘飢疲之眾控捍寇而

保嚴疆坎坷艱難爲近來所罕見臣昔年共事皖境每一書至
未嘗不歎其困苦難堪之中具有堅貞不拔之概報功崇祀禮
亦宜之此次袁保恆所陳雖屬人子之私願而該紳民所請實
由衆論之僉同陳州本籍及淮安服官之地先後請建祠宇均
蒙
俞允臨淮一祠業經度地鳩工中途停輟衆心若有歉然不安
者既據紳民等合詞籲請何敢壅不以
聞可否仰懇
天恩俯念袁甲三生前支撐危局宥其小過仍准在於臨淮地
方建復專祠以慰衆望出自

聖主鴻裁所有紳民懇復前漕督臨淮專祠緣由謹會同安徽
撫臣喬松年據情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覆奏　諭旨覆陳摺　同治四年五月初一日

奏為欽奉覆奏

諭旨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近月以來豫捻東竄南佔淸淮北踰兖沂欲近黃河南岸而鮑超所部霆軍之赴甘者行次湖北金口又以索餉潰

變上塵

宸慮惶悚曷任謹將現在籌辦情形爲

皇上敬陳其略伏讀四月十八日

寄諭官文奏霆軍赴川路經鄂省金口地方乘閒潰散一摺現在官軍既星夜跟追該勇丁等自必聞風急竄趨向靡定江西

安徽湖南等省路路可通著曾國藩孫長紱喬松年李瀚章石
贊清各派兵勇於湖北交界地方飛速探蹤攔截又奉
旨傳知鮑超趕緊起程取道湖北一帶順便將已散勇丁招集
若干申明紀律統帶赴剿賊等因查此起勇丁中途潰亂固
憚萬里遠征之苦實由積年欠餉之多前准官文孫長紱先後
函牘叠接各路告變之書 臣即飛咨鮑超令其迅赴鄂中妥爲
調停免貽巨患迨奉此次
諭旨又經恭錄咨催刻日東下長途數千里倘非一蹴可至而
該潰勇聞已在咸甯戕官掠人旋走崇陽通城擾及江西之義
甯新昌境內正在焦灼籌慮間忽接鮑超部將婁雲慶來文備

迭援閩粵軍待餉不至日難半飽賣馬易食行將不能忍飢 臣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乃飛函商之孫長紱速發大批餉米糧固閩中軍士之心免爲金口潰卒所誘不謂 臣書未到該軍先於四月初九夜在上杭城外糧絕而譁幾釀巨禍逼脅婁雲慶率之回江就食幸江省聞信後隨發銀六萬兩迎解軍前上杭飢噪一軍或可不致決裂而金口叛亂一股斷難再事羈縻 臣現調劉連捷朱洪章朱南桂三軍由徽松渡過九江徑赴瑞州臨江兩府嚴防陸路以保贛河之西并咨彭玉麟酌派水師數營布置湖口南康饒州吳城四處分防水路一面出示撫慰在閩粵營無令與金口潰卒勾結一面飛致鮑超星速來江招安

已叛之卒總以解散爲妙此辦理霆營叛勇之大概也至水師
由浦入東一節屢奉
諭旨飭催并奉四月二十三日
寄諭據劉長佑奏賊由東平濟甯折竄西南大名開長防務均
形喫重更須亟集援軍以防賊匪奔突着曾國藩檄令劉銘傳
懍遵前旨酌帶所部數千名北行毋稍延緩所餘兵勇着該督
遴員統帶以期得力賊既由東平濟甯折竄西南有渡黃上竄
直隸之勢江南水陸援軍俱落賊後黃翼升歐陽利見水師及
彭玉麟等師船曾否溯流上駛如吳棠前奏駐紮濟甯一帶扼
之黃運兩河之交着吳棠彭玉麟斟酌情形相機迅速調派[illegible]

因至水師職船宜用於長江大川之中不宜用於岸高河窄之
地岸高則大礮難於仰攻河窄則戰船難於轉旋而陸賊轉得
據高俯擊兩岸之槍子火彈一一落我船中自處必敗之道現
據黃翼升宗榕前赴運河察看一次計清江至濟甯七百餘里
河道久淤處處擱淺自台莊迤北隄岸愈高河面愈狹僅容一
舟有閘二十餘處閘口陡險必須多人絞車而上水師斷難施
展等語臣查吳棠前奏所謂扼賊於黃運之交者指黃河以南
運河以東言之也倘使黃南運東果有數路陸兵或可兜剿而
痛懲之而該處現在并無大枝陸兵僅有親王僧格林沁一軍
而步隊太少勞勩太久其劉銘傳周盛波等軍萬餘人則尚在

運河以西

諭旨令劉銘傳逕赴直隸則又須渡黃河以北與史策所稱黃運之交者均不相合臣之愚見以爲礮船扼住運河賊無歸路仍慮偪之北竄似不如讓出運河之西驅回皖豫之界則剿辦較易爲力而直東始可無虞至於扼防黃河似可不用礮船但嚴檄州縣禁止船泊南岸該逆即難飛渡如必須用礮船則黃河之船與江船之式迥殊南人弄船與北邊水性亦異似宜由山東河南撫臣另造舢板分列黃運兩河畿輔可永無搶匪之患比之臣處派船北駛轉運較便調遣較靈是否有當恭候

聖裁侍郎臣彭玉麟前於四月二十三日親率舢板兩營駛赴

淸淮與黃翼升共籌防勦目下淸淮軍事已鬆東境又勢難兼顧臣愚以爲彭玉麟黃翼升可不必泝流上駛應以黃翼升留駐淸江一路而以彭玉麟回駐江西一路會同孫長紱籌防叛勇及閩匪諸事其劉銘傳一軍亦不必遽入直隸宜勦賊於黃河以南不宜聽賊渡黃震驚畿輔如蒙
俞允臣卽咨商彭玉麟由浦回江馳駐湖口藉以鎭撫上游幷檄行劉銘傳暫留江皖相機防勦此又籌辦齊豫捻匪之大概也臣智小謀大精力日頹髮捻未平而叛勇復起兵力已弱而事變紛乘夙夜憂灼不知所籌有當萬一否所有遵奉
諭旨飭辦各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陳明霆營餉絀情形片同治四年五月初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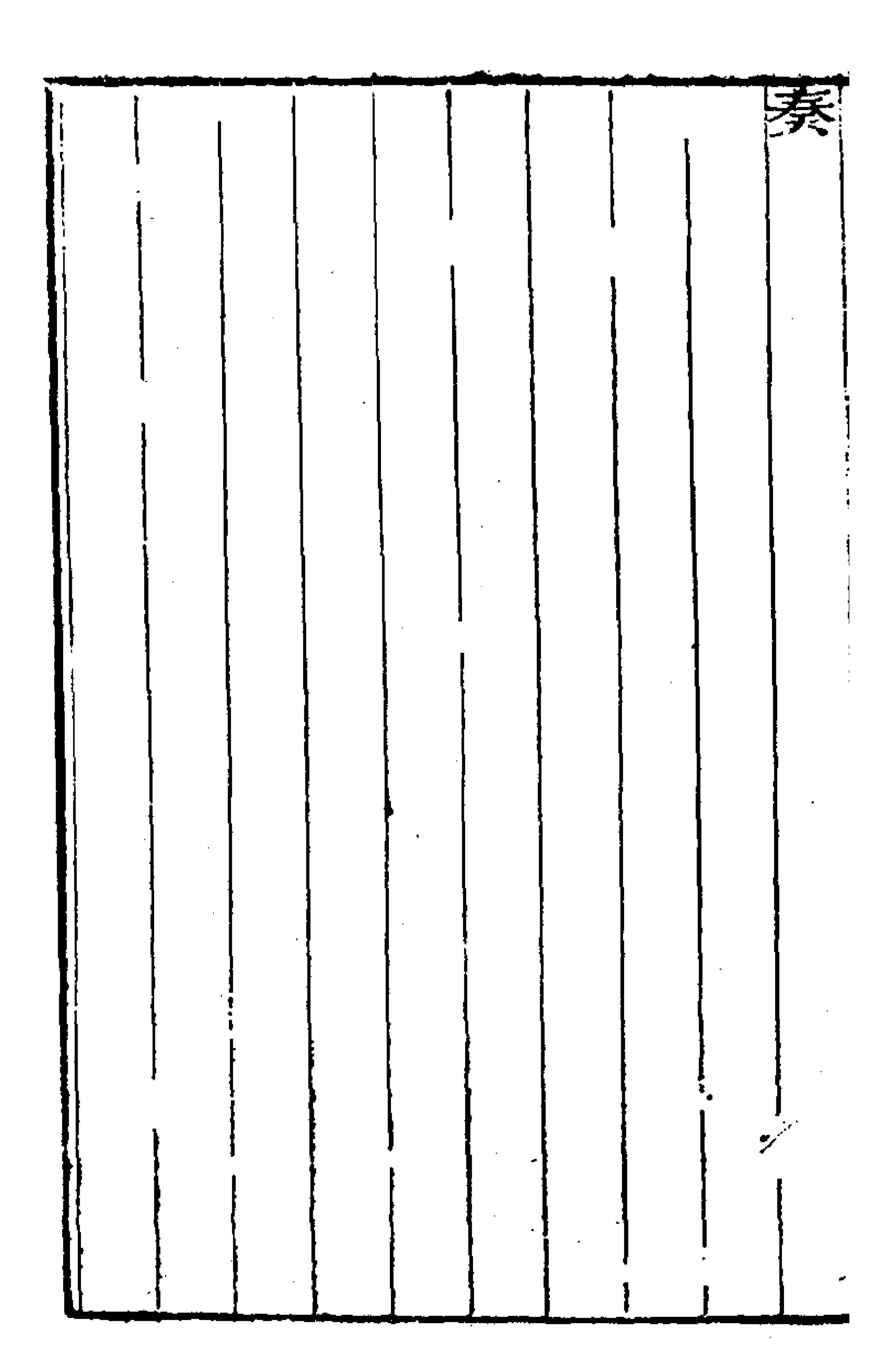
再提督鮑超霆營一軍係咸豐六年冬間胡林翼招練而成在湖北剿賊四年久稱勁旅鄂省糧臺餉項悉經發清迨咸豐十年六月臣忝任江督調該軍赴徽剿賊嗣後歸臣糧臺發餉臣統帶亦歷四年陸續欠該軍餉項至百二十餘萬之多迨同治三年四月調霆軍援剿江西咨明自五月以後應歸江西糧臺發餉并於十月間奏明在案聞江西給餉亦少窮窘難支該軍積勞最久立功最多平日本乏紀律將卒以屢勝而驕又以無餉而怨又值統將回蜀之時又有新疆遠征之苦故赴川之八千人臣早慮其潰散曾於三月十五日密奏一次然臣慮其潰

而滋事猶不料其叛而爲寇是否別有情節倘須詳細訪查至
婁雲慶一軍在閩鼓噪則實係因飢生變別無他故 臣先核該
總兵三月二十五日來文據稱該軍馬步二十餘營日斯半飽
暫令賣私馬充飢等語四月初九生變之後又據該營稟辦致
臣處委員書亦稱閩省斗米千錢江省餉項不繼四月初九夜
霆左正左營史宗興部下勇丁不能忍飢忽然譁譟礮震數里
聲稱出關各營已在南昌發前欠六箇月口糧何獨我營如此
缺餉食粥不飽必須拔回江西要餉其詞似有忿激思亂之情
迨初十十一等日譁譟三次十二日行至武平拾獲勇丁揭帖
一紙中有云復往江西地界必須安分守已如有一人再鬧我

等衆人不依其詞又有儆戒畏禍之意大抵因飢生變毫無疑義臣擬函商孫長紱先撫上杭之飢軍再辦金口之叛卒聞孫長紱業已解銀六萬中途迎交或可不致決裂惟是霆營欠餉多至百數十萬其咎皆在微臣不在江西又臣明知霆營出關之禍皆臣區畫不善恩信不孚咎無可辭除俟金口兵潰原委必將生變乃不能於去冬奏請停調直至三月始奏釀成今日詳查到日再當據實奏明自請嚴處外理合附片先行具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遵

旨赴山東剿賊并陳萬難迅速情形摺 同治四年五月初九日

奏爲遵
旨前赴山東剿賊并瀝陳萬難迅速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欽奉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上諭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著即前赴山東一帶督兵剿賊兩江總督著李鴻章暫行署理江蘇巡撫著劉郇膏暫行護理欽此又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九五月初一等日疊次
上諭飭臣趕緊赴援保衛畿疆各等因臣部署一切擬於月內起程先赴徐州以徐州爲老營派一員將駐紮濟甯臣亦當親

赴濟甯一帶察看形勢惟僧格林沁以督師重臣猝爾捐軀震
遠近之人心長逆賊之凶燄
朝廷責臣討賊至切且速卽山東官民亦望臣星速北上臣籌
躇再四有萬難迅速者數端請爲我
皇上縷晰陳之臣自江甯啓程不能不酌帶楚勇數營以資護
衛舊臣部現有之勇除劉連捷等新調江西易開俊等分防皖
南皖北外金陵未撤之兵僅存十六營人人思歸三月間因御
史朱鎭參奏
諭旨飭令裁撤當卽宣示各營飭將秦淮淤土挑竣一律撤遣
此次聞有山東之行各勇紛紛求歸不願北征勸諭三日始定

議裁撤者十二營北征者僅四營又新募兩營合三千人作爲隨臣左右之親兵此外惟劉松山甯國一軍相距較近現已飛檄往調等候劉松山前來如其部卒不願北征臣亦不復相强當酌帶楚軍將弁另募徐州勇丁倣臣處之營制而約束之存楚師之規模開齊兗之風氣李鴻章所部之淮勇已稍習於北方矣然尚專食稻米不慣麥麵若徐兗間能另出勁旅則北路數省到處相宜臣鑒於金口叛兵之禍不敢强楚勇以遠征現僅劉銘傳周盛波兩軍歸臣調遣淮勇雖稱勁旅人數尚少不敷分撥不得已爲此迂緩之謀添募徐方之士約須三四月乃能訓練成軍此其不能迅速者一也捻匪積年擄掠戰馬極多

此次蒙古馬隊潰散恐亦爲賊所得現聞賊馬多至萬餘匹馳驟平原其鋒甚銳 臣處昔亦有馬二千除撥交左宗棠李榕共三百匹外餘皆撥交曾國荃鮑超兩處數月以來其隸曾國荃李榕部下者業已全數遣散其隸鮑超部下者即係上杭飢譟之軍尚未安撫就緒劉銘傳一軍添募馬隊甫經李鴻章於三月間奏請出口買馬 臣亦擬在徐州添練馬隊派員前赴古北口一帶採買戰馬千匹約計往返程途至速亦須三月加以訓練非再得兩月斷難集事若竟不佐以馬隊而強驅步兵以當騎賊雖有賁育之勇亦將不戰自靡此其不能迅速者一也扼賊北竄惟黃河天險最爲可恃防河之策自爲目前第一要義

臣上次摺內卽擬由河南山東撫臣另造舢板戰船現在事機尤緊直隸齊豫三省均須迅速造船分列河干以壯聲勢據吳棠所奏江南之船於黃河水性不合與臣前奏相符所有斟酌船式採辦木料招募水勇應由該三省督撫悉心籌畫因地制宜惟礮位一宗北省較少金陵存留尚多臣擬撥礮三百尊分濟三省派船解至濟甯州由該三省派船前來迎接黃河水師辦成畿輔可永無捻匪之患其事雖緩其利甚大然非有四五月工夫難期就緒此其不能迅速者三也至劉銘傳一軍不宜遽入直隸宜剿賊於黃河以南臣於上次摺內陳明在案節次寄諭嚴催劉銘傳渡河徑赴劉長佑軍營果使於事有濟自應

設法北渡惟目前濮州范縣濮陽鄆城等處黃河南岸一片賊氛若非節節掃蕩焉能衝過北渡若使遠避賊鋒繞路行走則上游須繞至河南蘭儀等處下游須繞至山東歷城長清等處非迂繞五六百里不能徑行渡河且該軍現在南岸尙未遇賊一擊若賊未北渡而該軍先至北岸反置勁旅於無用之地似於軍情地勢均未相宜 臣 昨接劉銘傳來文批令在魚臺縣附近運河之處駐紮擬俟糧運稍有把握再令進駐濟甯正籌度間接奉五月初三日

寄諭飭劉銘傳由金鄉嘉祥一帶渡河南岸向西兜勦又接國瑞來咨亦欲劉銘傳在黃河南岸協勦與 臣 暫不北渡之說相

合以理勢揆之黃河夏秋盛漲劉長佑親統大軍防堵河北該逆應難飛渡不特劉銘傳目下不宜渡黃也即將來事勢稍定亦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顧河北查河北僅有直隸一省近年捻患尚少河南有齊豫蘇皖四省近年捻患極多據臣愚見直隸宜另籌防禦之兵但令分守河岸齊豫蘇皖四省宜另籌追剿之師不使馳援河北楚勇淮勇向例每日僅行四十里黃河船少萬人渡河動逾旬日若令時而北渡時而南渡我則疲於奔命賊則相去已遠殊爲失策此因行軍不能迅速遂不能兼顧直隸者又其一端也僧格林沁之忠勇絕倫婦孺皆知華爽傳誦其統兵追賊日行七八十里或百餘里不等然步隊不及

馬隊饑馬不及艮馬勢必參差不齊聞僧格林沁於三月馳至汶上步隊後七日始到兗州馬隊亦有後三日始到者行走太速勢不能自帶米糧埋鍋造飯行文州縣令其供支麵飯兵燹困苦之餘州縣力難具數千人之食又或倉猝得信家丁逃匿或兩縣交界彼此推諉將士爭先落後飢飽不均有連日不得一餐者其隊伍難整在此其行軍神速亦在此　臣處行兵之例每日行軍支帳埋鍋造飯不向州縣索米供應略師古法日行僅四十里少或二三十里李鴻章之淮勇亦仿楚師之法其步步穩妥在此其行軍遲鈍亦在此僧格林沁剿辦此賊一年以來周歷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五省若他人接辦此賊斷不

能兼顧五省不特不能至湖北也即齊豫蘇皖四省亦不能處處兼顧如以徐州爲老營則山東祇能辦兖沂曹濟四郡而濟東泰臨以北力不逮矣河南祇能辦歸陳兩郡而開許南汝以西力不逮矣江蘇祇能辦淮徐海三郡安徽祇能辦廬鳳潁泗四郡餘屬皆力不逮矣此四省十三府州者縱橫千里從古四戰之場歷年捻匪出沒最熟之區若以此責成督辦之臣而以餘屬責成四省之巡撫則汛地各有專屬庶軍務漸有歸宿此賊已成流寇飄忽靡常宜各練有定之兵乃足以制無定之賊此因行軍不能迅速遂不能偏顧各省者又其一端也方今賢帥新隕劇寇方張山東之望援急於星火而臣策戰事乃在半

年以後北路之最重莫如畿輔而臣策直隸乃須另籌防兵此皆駭人聽聞之言殆不免於物議紛騰交章責備然臣籌思累日非專力於捻匪最熟之十三府州不足以弭流寇之禍理合直陳芻蕘備

聖主之採擇所有遵

旨督師剿賊及瀝陳萬難迅速緣由恭摺由驛六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逐條訓示謹

奏

謹陳籌辦情形并請收回　成命摺　同治四年五月十三日

奏為欽奉

諭旨謹陳現在籌辦情形并懇收回

成命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於五月初九日將赴東剿賊萬難迅速情形專疏

覆奏在案拜摺後欽奉同治四年五月初四日

上諭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現

赴山東一帶督師剿賊所有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旗綠各營及

地方文武員弁均著歸曾國藩節制調遣如該地方文武有不

遵調度者即由該大臣指名嚴參欽此又承准軍機大臣字寄

五月初四日
上諭飭臣剋日統帶親軍小隊輕騎就道兼程北上并以時值
艱難
申誠微臣不可意存謙抑仍辭節制三省之命致往返再有耽
延各等因跪誦之下感悚莫名伏查淮重徐州經營十三府州
者將來剿捻之長策也先顧畿輔安定直東人心者目下應變
之急圖也黃河當仲夏盛漲之候北岸有劉長佑列防之兵謂
賊難以渡河者事理之常可以臆度也汛遠而防兵太單賊多
而土匪勾引恐賊猝然渡河者匪情之變不可逆料也萬一賊
竟北渡則臣前疏所言未免狃於常而忘於變明於將來而昧

於目前正在籌思撫剿之際接准李鴻章來咨已派常鎮道潘鼎新統帶所部鼎字淮勇十營由輪船馳赴天津有此一軍可以壯畿輔之威可以慰
聖主之懷可以補微臣迂緩之過至劉銘傳一軍接該提督來文定於五月初八日起程赴直臣查曹濟等處一片賊氛國瑞駐紮濟甯深恐孤軍受敵再有挫失因檄令劉銘傳先赴濟甯與國瑞會商進止如賊竟渡河北則該提督一軍應由東阿平陰一帶渡黃在於東昌境內迎剿若賊未渡河則仍應駐紮濟甯進剿鄆城一帶之賊有潘鼎新專駐河北之師以助劉長佑有劉銘傳可南可北之師以助國瑞目前局勢似已可保無虞

臣到山東後即當力擊曹濟之賊驅之西竄俟此次風波大定仍當回駐徐州就臣上次摺內所稱十三府州者扼要設防分道兜剿務使捻匪東出西沒皆不能出吾網羅之外庶幾彼勞我逸致人而不致於人是否有當伏候

聖裁惟飭制直東河南三省則微臣不敢拜此

寵命臣以菲材忝司兵柄江南麤立寸功皆諸將艱難百戰而成臣未躬冒矢石頻叨

懋賞抱慚已久今則精力衰頹公事廢弛心神則無故驚怖多言則舌端蹇澀自問蒲柳之姿萬難再膺艱鉅即久駐徐州專辦十三府州捻匪亦自度能言之而不能行之前疏請另

飭督辦大臣而臣以閒散人員效力其間尚未奉到

批旨更何敢肩荷非常節制三省惟有籲懇

天恩收回

成命俾臣稍安愚拙之分不爲衆責所歸感戴

鴻慈曷其有極至前直東河南三省軍事凡臣思慮所能及自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直隸獨處河北除此次宜集各路之兵急援畿輔外嗣後應責成該省總督另籌防兵不可調南岸之師往來遊擊疲於奔命河南山東兩省除豫之歸陳齊之兗沂曹濟另由大臣督辦外其餘各屬應責成兩省巡撫另籌防兵不可使剿捻之師追逐千里永無歸宿臣前疏已略陳梗概茲更

反覆申明不特微臣難勝鉅任即才力十倍於臣者籌辦此賊似亦不必有節制三省之名區區愚誠伏乞

俯加采納臣急欲啓程因撥勇之遣資征兵之途費需銀十餘萬尚未措齊而水陸各軍留於江皖者經手事件極多必待李鴻章到甯後一一面爲交代頭緒乃可清晰除續行具奏外所有現辦情形及瀝陳下悃各緣由謹繕摺由驛六百里馳奏伏

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調李鶴章辦理營務片　同治四年五月十三日

再臣此次馳赴山東隨帶楚勇無多所有潘鼎新劉銘傳張樹聲周盛波等四軍皆係淮勇經李鴻章兄弟苦心訓練而成者臣擬帶甘凉道李鶴章前往總理營務庶幾上下交孚呼應又靈惟該員抱病已久前在江蘇統領湘淮各軍於攻克太倉時懷受槍傷未及醫治收口一有焦勞即流膿血且久居棚帳積受寒溼漏疾日劇不能鞍馬上年九月奉

旨簡授甘凉道缺旋因臣將有皖楚之行檄調淮軍渡江剿捻札飭李鶴章辦理行營營務未能赴任本年二月中旬該員寒熱交作舊傷血流不止漏核瘇大困憊異常即經具稟臣處請

代奏開缺調理 臣 以李氏兄弟所向有功不赴甘肅迹涉規避
雖經批准尚未代爲陳奏此次 臣 帶李鶴章北征擬令隨 臣 左
右調護俾襄不使常履行間衝鋒陷陣倘或傷疾并發准其隨
時離營醫治以示體卹惟淮勇剿捻非年餘所能速了而李鶴
章之病亦非數月所能速痊合無仰懇
天恩准開李鶴章甘涼道本缺俾該員有調養之便而 臣 亦收
指臂之效實屬兩有裨益又查李鶴章之季弟候選郎中李昭
慶英毅穩練亞於諸兄將來亦可獨當一面 臣 擬在徐州添募
馬步各隊將楚勇淮勇之風氣推而行之北方暗收中原梟悍
之徒變爲

國家干城之士李昭慶似可勝訓練之任拜懇
天恩飭下李鴻章令李昭慶前赴臣營差遣於治軍必有成效
二者如均蒙
俞允所請甘涼道一缺懇請
旨另賜簡放以重職守謹附片陳請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恭報交卸督篆帶兵出省日期摺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奏爲恭報微臣交卸督篆帶兵出省日期仰祈

聖鑒事竊臣疊奉

諭旨飭赴山東剿賊遵將籌辦調派各情形於初九十三等日兩次縷陳在案連日料簡諸務於奏撤金陵十二營外續撤三營僅存舊頭一營仍在所撤各勇中選募數營湊成三千人之數另調甯國劉松山一軍均由金陵陸行以達清江又調壽州易開俊一軍由臨淮北行以達徐州頃接張樹聲來稟曹州捻黨已由徐州回竄皖境又接劉銘傳來文濟甯捻黨亦將由徐州西竄皖豫如果屬實則山東情形漸鬆當無渡黃北犯之慮

臣復飛檄易開俊一軍仍留壽鳳不必遠赴徐州矣署督臣李
鴻章於二十日自蘇起程現已行抵江甯一切兵事餉事臣與
籌商定議當將總督關防鹽政印信於二十二日委員齎交任
事　臣亦即部勒行隊於二十五日督帶北上俟到清江後察看
徐州濟甯何處喫緊再行相機調度所有微臣交卸督篆帶兵
出省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裁撤湖南東征局片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再湖南東征一局係於本省釐金外加抽半釐亦如本省抽一兩者另抽東局五錢本省抽百文者另抽東局五十文爲各省所未有實與重征無異自設局以至於今已滿五年商賈疲困民怨沸騰臣危困時所重有賴者在此臣數年來所最疚心者亦在此前經三次具奏議於本年夏間撤局本年三月又詳晰繕陳聲明四月間裁停東征局務欽奉

旨諭須俟甘肅之餉籌定數目確有把握再撤該局近接各處函咨除臣於揚防節省項下奏定月解甘餉三萬外浙江奏定月解二萬江蘇奏定月解一萬湖北奏明停止各路協餉間議

定每月解甘三萬五千兩湖南亦議月解一萬兩通計甘肅軍
餉每月可得十萬五千兩臣自咸豐四年帶兵至九年止從無
月得現餉五萬者即十年十一年忝任江督亦無月得現餉十
萬者今甘肅月入十萬有奇確有把握據臣觀之實不爲少甘
餉既已有著而臣又將移師山東斷不敢再留東征局名目以
重困於商民而貸言於桑梓理合奏明一面札飭局員李明墀
等將東征局卡概行停止一面函商撫臣李瀚章於向抽東征
貨釐之中酌擇貨物數種仍留釐金數成增寫本省釐票之內
作爲協濟甘肅之餉是雖無西征局之名而亦暗留協助甘餉
之實臣之所謂湖南議解一萬者係就最少之月言之如月收

者既備司餉數多係由河南撫臣附奏辦理所有裁撤東征局及籌計甘餉緣由附片由驛陳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皖軍被困派兵援剿摺 同治四年閏五月十六日

奏為捻眾南趨皖軍被困擬派重兵援剿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於五月二十五日帶兵出省陳明俟到清江後察看徐州濟甯何處喫緊再行相機調度恭疏馳奏在案茲於閏五月初八日行抵清江疊據安徽布政使英翰稟稱五月二十五日捻匪竄陷高爐集後雉河糧路業已不通二十八日復有大股三四萬人如牆而進猛撲該軍部將牛師韓頭營經我軍奮力轟擊賊始稍退盤踞各村四五十里外火光燭天擒獲賊黨供稱張總愚糾合任柱牛老洪賴文光等股銳意攻撲雉河營盤現在四面被圍萬分危急請派大隊星速救援等語又據

總兵易開俊稟稱該軍奉調赴徐於五月二十七日行抵蒙城正值高鑪集被陷雉河圍困暫駐蒙城而賊蹤分布渦河兩岸逼近蒙城糧路亦已梗塞該軍僅三千人斷不能禦數萬之寇若馳援雉河深恐孤軍僨事更長賊氣等情具稟請示臣批飭該總兵穩紮穩守不可輕進貽悞伏查蒙亳雉河皆賊捻之老巢同治二年經親王僧格林沁擒斬各酋肅清該處議定於雉河設立新縣築城增防今髮捻四股合而爲一併力爭此以爲窟穴英翰以藩司大員素稱皖北得力之師萬一因援絕而潰則淮河北岸一片逆氣已厲不可收拾倘竟竄越淮南上而壽州六安以至安慶下而廬州滁和以至揚郡均係累年百戰恢

復之疆土何堪再被蹂躪臣現檄調提督黃翼升水師由高良澗進洪澤湖以達臨淮調總兵周盛波陸師由徐郡赴宿州以援蒙亳惟水師難入小港不能竟達淮河陸軍不滿五千亦難解此重圍不得已飛調劉銘傳一軍自濟甯馳回徐州以拯皖北之危近日疊奉

寄諭令劉銘傳駐防山東潘鼎新駐防直隸現在東境已無戰事而皖北危困如此別無大支勁旅可以獨當一面自應調劉銘傳回皖作爲往來游擊之師請

旨飭下該提督星速旋軍先顧皖疆其潘鼎新一軍專爲拱衛畿輔而往謹遵

諭旨不遽調赴他省　臣所部楚勇因道遠年久力竭精疲暮氣將乘業經縷晰具奏今曾國荃一軍遣撤將畢鮑超一軍半潰於金口半留於贛州難以復用此次金陵羅麓森等新募之軍甯國劉松山調留之軍現尚未至清江亦恐南人北征遷地非良

皇上命　臣辦捻不能不專賴淮勇之力擬俟八九月間直隸齊豫三省礮船造成　臣親赴黃河驗畢或奏調潘鼎新兼顧東豫屆時再行請

旨辦理　臣在清江小駐數日俟此隊到齊即當馳赴徐州樞機調度所有皖軍被圍擬派重兵援剿緣由謹繕摺由驛五百里

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再請收回節制三省成命片 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一日

再臣上次具摺力辭節制直隸山東河南三省之

命未蒙

俞允在

皇上略短取長不惜假以威柄而微臣度德量力實難任此事權即使賊氛尚在北路亦將專疏再辭得請乃已況現在大股捻逆全趨皖境劉銘傳周盛波兩軍均已調回皖北助剿將來臣之兵力祇能顧及河南之歸陳山東之兗沂曹濟其餘各府萬難兼顧直隸則遠在黃河北岸臣力恐不能遠徒圖虛名全無實際寸心惴惴深抱不安從前親王僧格林沁節制直東豫

三省每當追賊之際晝食饑糲夜宿草棚勦勞卓著臣自愧十分不及一二縱令臣習勞耐苦效法該親王之所爲然以封疆大吏較之勳戚賢王禮數固當大減名分豈可齊衡惟有籲懇

天恩明降

諭旨收回節制三省

成命俾臣不居極大之名稍安愚拙之分至於剿捻事宜凡思慮所能到才力所能及者自當殫竭血誠與三省督撫和衷商辦冀以迅殲逆氛仰紓

宸慮區區愚忱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